

张公案

II 大风刮过 著

下卷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



大风刮过 著

ZHANG GONG SUO

张公案

下

II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张公案. 2 / 大风刮过著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7. 1

ISBN 978-7-5399-8673-9

I. ①张… II. ①大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01942号

书 名 张公案. 2
作 者 大风刮过
出版统筹 黄小初 沈滢颖
选题策划 北京记忆坊文化
责任编辑 姚 丽
特约编辑 暖 暖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封面绘图 三 乖
封面设计 80零·小贾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 670×970毫米 1/16
字 数 520千字
印 张 31
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,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8673-9
定 价 56.00元(全二册)

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010-57194853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但有好酒明月，此身永是少年。

目录

CONTENTS

001 【卷肆】 古井姥姥

371 【番外】 瓜棚夜话

373 —— 故事壹 中元魔

416 —— 故事贰 小宝

【六】

门内墓室深处走出几个提着灯笼的侍卫，护卫他们进来的侍卫亦率先进了石门，汇聚的灯光照亮一座白色石碑。

石碑高约丈余，石质似玉，横在正前方，上刻两行朱红大字——

生归尘，死归土，死化生归皆尘土；

前有路，前无路，一切有相本是无。

王砚回头看他三人：“有无感受到寒意？”

兰珏驻足扫视石碑：“好字，洒脱之中，更有风骨，非寻常手笔。地宫四面皆石壁，确实阴冷。但石碑障目，未见天门，不知归尘归土还是归阙台，更不知开阖之时，能为雌乎？”

张屏抬手摸了摸石碑，看看手上灰迹。王砚哈了一声：“玩笑玩笑，不过这碑也不是全然故弄玄虚，前面还有东西。”

张屏默默先绕过石碑。无味偷偷瞄瞄王砚和兰珏，掐着诀，默念着咒，小碎步跟在张屏身后。

石碑后确实还有东西，还是石碑。确切说来，是一道石壁，左右两碑，都是玄黑色。石壁丈宽人高，上方赫然又是几行朱红大字，与前方白碑似出一人手笔——

见孤者，拜；敬孤者，佑；犯孤者，死！

无味生生打了个冷战，向正朝石壁伸手的张屏道：“当、当心些，墓里的东西，不能乱动。”

王砚遥遥道：“没事，摸吧，本部院方才已摸过了。”

无味把各种不吉利的话憋压在喉咙里，眼睁睁看着张屏把石壁和上面的字摸了又摸，摸完还意犹未尽般搓着手指，举到眼前端详。而后，张屏又看向左右两座小碑。

左碑上刻着四字“似空不空”，右碑上刻着四字“无形无象”。各被一只石刻赑屃驮着。

无味怯道：“无上天尊。贫道冒犯，多言一句。似空不空，无形无象乃明经度世之句，置于暴戾咒诅之言旁侧，着实不好。听说和王曾修道法，不当如此为之。”

张屏道：“这是为了故弄玄虚。这些碑，不是一起刻的。”

这两座小碑连同赑屃上有风雨侵蚀的痕迹，看样式，之前应是放在什么屋子或门外，后来才被挪进这地宫内，碑身被重新漆刷，字也重新描了。

张屏抬起眼皮看看兰珏：“大人也已看出石碑上字迹的不对了吧？”

兰珏颌首：“玄色石壁上的字迹，不似白碑与小碑的字迹流畅，撇捺相接处甚是僵硬，尤其那‘死’字，与入门白碑上‘死化生归皆尘土’一句的‘死’字一模一样，只是大小不同。”

这世上，即便同一人笔下，也绝写不出完全一模一样的两个字。白碑上“生归尘，死归土，死化生归皆尘土”中的两个“死”字，便不相同。

“故，此碑是将同一人书于他处的字迹拼凑而成。”

张屏点头：“大人说得对。黑色石壁，是蒲氏或其他和王旧臣伪造，做震慑之用。”

王砚慢悠悠道：“为什么要震慑？”

张屏道：“故弄玄虚。这座地宫，并不是和王墓，可是造这座墓的人，却要别人以为，这是和王墓。”

王砚负手：“本部院要学老冯说一句，别没勘察完，就急着下判断。后面还有好东西。”

几人遂绕过石碑，向后走去。只见宽阔石室，高高穹顶，冰冷四壁。侍卫们手中的灯火霎时变得幽幽单薄。

遥遥正上首，有几个一动不动的“人”。

四周仿佛又凉了些许，令人不由自主想屏住呼吸。张屏蹲下身摸了摸光洁的石地，一步步走到那几“人”近前。

被尘埃覆盖的帷幔繁厚华美，漆案座椅式样古朴，雕饰巧夺天工。端坐在正上首长案后的人蟒袍高冠，清俊的面庞上带着一丝疏离与寂寥，似是凝目望着阶下，又似看着未知的虚空，铜铸肌肤在灯光中折射出淡淡温润。

主座阶下左右，各有几张小案，案后铜像，有长袍纱帽，亦有铠甲佩剑，姿态或肃穆，或慷慨，或聆听，或沉思。

桌案上，都放着杯盏。仿佛这些人或物，只是被法术定在了这幽暗地下，待有一缕阳光落下，便会化为鲜活，把盏议事，散去尘埃与时光。

而张屏等人，便是无意闯入的不速之客，就算穿梭在桌案间，触碰着眼前的躯体，也无法穿透无形的壁障，只能站在二三百年的岁月洪流这边，遥遥远观。

张屏抬起袖子，擦了擦最上首铜像肩上的灰尘；一旁提着灯笼的侍卫递上一块布巾。兰珏扫视着周围：“最上方的铜像，想来就是和王了。”

他的声音温和，响在空旷厅中，仍显突兀，像骤然打破了沉睡的壁障一般。

张屏道：“嗯。”

王砚亦开口道：“不错，看这服色，应当就是了。”

张屏端起和王面前的杯子，看了看，又嗅了嗅。兰珏道：“单看这间石室，确实不像墓室，而像祭堂。但一般祭拜，都是在地上殿阁内，而非地宫之中。”

张屏微抬起头：“大人说得对，这是祭堂。铜像与器物上的灰尘都不厚，而且铜像光泽，杯盘都不像新的，被人擦洗过。”

王砚道：“那你觉得，出入祭拜这里的人，是谁？”

张屏道：“以现有的证据推测，下官觉得，是蒲氏。”

王砚挑起一边唇角：“哦？”

张屏躬身：“下官方才进来时，查看入口，石料磨痕明显，非常光滑，应是长

年被人踩踏所致。能开合石门的机关，也是常被触摸的模样。下官想，当年蒲氏院中的井口，应就是通往此处地宫的入口。”

王砚点头：“嗯，不错。这就对上了你我之前的推测。蒲与仆同音，蒲氏，就是当年和王的旧部，楚臣余党。”

兰珏哦了一声：“墨闻兄与张知县之前就猜到了蒲氏是和王的旧部？”

王砚点头：“是这小子看到姚家丢的那套《抱朴子》，根据其中缺失及存余的卷名，推出书中暗藏了这个古井的屋主蒲氏身份的秘密。”

那套《抱朴子》，只有外篇而无内篇，撕《君道》卷，存《臣节》卷，还有《时难》《守堦》《安贫》等，暗示不幸逢时难，潜迹于乡野，守堦安贫，以全臣节。

而“朴”与“蒲”同音，亦与“仆”同音。蒲氏，即和王之仆也。

兰珏恍然：“原来如此，这蒲氏身为楚朝余党，却也忠义于旧主，秘密不得见天光，唯能以隐晦之法委婉道之。此心机也，亦可叹也。只是，藏着他们身份秘密的书，怎么会藏在姚家？”

王砚呵呵道：“自然是因为，姚家跟当年挖出那口石棺，还有棺材里的那具女尸，都有关系。死者姚从之前丢了儿子，嚷着儿子被姥姥抓走了，就是心虚。数日前姚从被杀，凶手又跑到姚家去偷书，也是个知道内情的。”

张屏道：“姚员外的夫人告诉学生，姚家先祖曾交待后人，如果出事，就把那几本《抱朴子》和《青乌经》送到官府。”

兰珏又深深看了张屏一眼，难怪张屏之前一直说，姚家那本《青乌经》中会有宝藏的线索。

王砚道：“所以我说，当年的女尸，现在的姚从被杀，其实是一个案子。都是为了挖这和王的墓。不知道传说中，和王到底藏了什么好宝贝。”

兰珏道：“墨闻兄没在这地宫里发现宝贝？”

王砚却又故弄玄虚地看向空旷处：“要说宝贝，也有。佩之你猜猜是什么？”

兰珏叹了一口气：“我当真不擅长猜谜。不过，这地宫，杀死无名女子的凶手曾来过，若还留有宝物，肯定不是能拿得动的小宝贝。”

王砚哈哈一笑：“佩之厉害。”

当年来过这地宫寻宝，又与那石棺女尸有关的，目前已知有虚真道人和姚氏的先祖姚存善。其他的，还有谁？

那惨钉在风水局内，却又被无知乡民恭称为慈寿姥姥祭拜的无名女子，到底是谁？

张屏在王砚和兰珏谈笑时默默走下了台阶，他绕了几圈，突然匍匐在地，用刚才在墓道口捡到的那块碎砖敲着地面，直至某处停住：“这里，有东西。”

王砚顿时奔了过来，其他人随后围拢上前。张屏起身，向一位侍卫要过一根铁钎一撬，一块石板微微抬起。

几个侍卫撬起石板，抬到一旁，露出的石坑内，整齐放着一排排的盒子。

王砚盯着张屏：“你怎么判断此处有东西？”

张屏躬身：“禀大人。下官想，既是祭拜，必然要有供物。可这些铜像仿佛饮宴宴事情形，祭拜之人若奉祭品，必不会唐突地直送到案前。这里正对上首的所在，恰是位卑之人供奉的恰当位置。”

侍卫捧出一个盒子，打开，盒中有一束头发。

其他侍卫们将盒子一个个捧出，里面全是头发，有些是一束束，略大些的盒子里有数束或十数束甚至几十束。

头发越来越多，无味的鸡皮疙瘩一层层上冒：“诸位大人，贫道见识浅薄……一时判断不出，这是什么意图……”

张屏面无表情：“以发代首。”

王砚点头道：“不错，这些头发，应都是从被杀死的人头上割下，代替首级，供奉和王。”

张屏俯身，拿起一束头发，这绺发虽已干枯，但仍比常人之发更乌黑坚硬，还是卷曲的。这是胡人的头发，这样的发，有很多。

“东真人一直在寻找被和王拿走的宝藏，蒲氏将这里伪装成和王之墓，引他们到来。”

放饵垂钓，请君入瓮。

王砚亦拿过一个盒子：“你一直在说，这座地宫是故弄玄虚，使人以为这是和王之墓。你觉得杀掉觊觎和王宝藏者，割下头发献祭，就是建这个地宫的目的？工程未免大了些。”

张屏道：“下官觉得，诱杀觊觎宝藏的人，特别是东真人，是建此地宫的目的之一。但不是最重要的目的。”

王砚道：“那你以为最重要的是什么？”

张屏垂下眼皮看着地面：“证据不足，下官暂时无论断。”

王砚嗤了一声，将盒子丢给随从。

兰珏袖手旁观，颇觉有趣。从王砚言行看来，他心中已有了推论，而且和张屏相同。他一直询问张屏，并非为难。王大公子办案从来都是他说他做，属下一旁跟着即可，这般一直问，一直听张屏说，很不寻常。

更不寻常是，王砚的眉梢眼底，竟隐隐洋溢着对张屏的喜爱。当然，这些就不指望张屏能看出来。

兰珏唇角刚扬，兰徽之事又砸得心上一紧，王砚察觉到他的目光，踱了过来。

“佩之，你还好吧？是我不对，不顾你这般劳累，还硬请你过来。放心，找人到老冯来讲不算什么事。等一时上去了，肯定就能听到小徽儿的消息了。”

兰珏自然明白，王砚定是推测到了玳王失踪十有八九是趁乱拉上了兰徽逃跑，才让他过来帮忙。送份人情又好像双方互不亏欠，王大公子一向喜欢做这样的事。

兰珏便就仍依惯例承情不说破，只道：“谢墨闻兄吉言，冯大人之能乃我所慕，他办此案我心甚安，此时更不可因私误公。”

王砚搓搓手：“正是，这些头发已看了大致，细查就留给老冯吧。不然，他觉得咱们这边完全把他撇开，又该恼哭了。他一定每根头发丝都能验出来历。走，咱们先看后头。”

张屏与无味默默跟上王砚和兰珏，王砚又停下脚步。

“是了，你们先来猜一猜，这间殿除了咱们进来时的门，其余都是石墙。后面的殿，在什么方位，要怎么进？”

兰珏看向上首：“我这外行人先来班门弄斧做个推论，按照寻常玄宫布局套算，此处乃前殿，往后应有中殿、侧殿及后殿。中、后二殿都在前殿正后方。所以，若要有门，应在和王铜像身后。”

王砚哈哈一笑：“不愧是佩之。”

兰珏道：“卖弄卖弄，惭愧，惭愧。”

两名侍卫走到和王铜像身后，拉开帷幔，用手一推，一块墙面便侧凹进去，露出漆黑门洞。幽幽几点火光，突然在漆黑中亮起，悬浮于虚空中，恍若幽冥鬼火。

兰珏道：“这真是有些机关了。”

张屏道：“是有纸煤子等物。石门沉重，开之有气流，亦有震动，若还有硝石

之类坠下，便可自燃。”

王砚颌首：“嗯，你长于道观中，果然对这些手法甚熟悉。”

无味鼓起勇气道：“侍郎大人，市井之中确实有许多骗子，谎称道门中人，用些硝石烟火手法骗人。但行骗乃作孽，坏自己福德根本，真正修道之人，断不会如此做。”

王砚呵呵一声。

兰珏道：“水有子孳木有蠹，世之常态尔。王大人也是俏皮，前已识破了这机关，却还仍又让我等领略了一番。”

王砚嘿道：“我看这一出有趣，就还原还原，好请佩之看破这些把戏的意图。”

几人说话间已步入门内，侍卫点亮灯火，张屏、兰珏、无味的脚步皆顿住。

他们的脚下，踩着一些碎屑和粉末。而这整间石殿，竟就是一个八卦！

偌大殿堂形状浑圆，地面八方刻着乾、兑、离、震、巽、坎、艮、坤卦象。石门处是坤卦，除却这里，其余七卦处各竖着一根石柱，柱上托一石盆，盆中的火熊熊燃着，照得整个殿内亮如白昼。

坤卦前，横着一方石台，台前一片狼藉，红的、金的、白的、灰的、蓝的各色粉末颗粒散在一地碎瓷中，还有些许直到石门处，映着火光，折射晶亮虹彩。

石殿正中，是一汪圆池。池壁一半玄黑，一半纯白，池水已干涸大半，亦半黑半清，成一阴阳双极，清水池底，还有些红色和亮晶晶的东西。

池边对着大门的地方，亦有些碎瓷片。池水阴阳双眼处，两根鲜红圆柱，直插向上，顶着殿顶。

张屏走到代表离的卦象旁，八方卦象，只有此方的地面是下陷的。张屏沉默地在离卦旁蹲下，有干涸的血痕。点滴断续，从那方石台前绵延至此。

那些人走的时候并未擦扫过这里，一地的狼藉凝固了数十年前的种种，告知后来人，那封在柳树下的木棺内，却又被百姓敬为古井姥姥，享着数十年供奉的女子，生命最后时刻的惨烈。

无味凑到张屏身边：“这红的是丹砂？”

张屏捻起一些碎屑：“还有云母、曾青、铅粉。”

无味咦了一声：“都是丹材？这些罐子，怎么都给砸了，好细薄的瓷片，都是好瓷器哪。”

兰珏亦走了过来，俯身捡起一块罐底的碎瓷：“楚时上用瓷器。淳于氏奢靡，

上用瓷存世甚多，这盖罐若得完好，沽于市集店铺，约能得百十两银子。”

无味咋舌：“百十两？就这么砸了？！罪过，罪过！”

兰珏放下瓷片：“想着有金山银山，却只见到几个这样的罐子，难免愤然。”

无味扫视地面：“还有这些血迹，他们在这里……杀了人？”

张屏闷声道：“就是山顶的那具女尸，她是自杀。”

无味愕然，张屏指着石台底部边缘：“这里有些粉末，是硫磺粉。还有这几点红，不是丹砂，是被洒了硫磺粉的水银残粒。地上有五个罐子的碎瓷，清水池里，有琉璃碎片和红块。这石案上，除了丹砂云母铅粉曾青，还有一瓷罐硫磺，一琉璃罐水银。”

无味立刻向后一跳，脚下被碎屑一滑，幸亏一旁的侍卫扶住，未摔倒在瓷片上。

张屏道：“不碍事，水银已被洒了硫磺，又被丢入水中，无毒气可散。若有毒气，我们待了这么久，也早该中毒了。”

无味哆哆嗦嗦站直，偷偷飞快地看了眼自己的手和指甲。

兰珏道：“听闻冯大人验得那女尸胃中有水银。”

张屏道：“她喝下了水银，又砸破瓶子，把水银洒在地上，想用水银散出的毒气杀了其余的人。可惜石案上，还有一罐硫磺。”

兰珏动容。无味先他一步问：“那女子到底是谁啊，为什么那些人和她会进入这里？”

张屏道：“那个女子，应该姓蒲。”

她就是蒲氏的后人，当时世上，唯一一个知道这座地宫秘密的人。

张屏走到阴阳池边，盯着那两根鲜红的石柱，兰珏顺着石柱看向穹顶：“这两根柱所顶处，似有一方形痕迹。”

无味张大嘴伸长脖子，没错，这大殿的穹顶十分光洁，唯独被柱子顶着，正对着水池的那里，四条缝隙组成了一个长方形。

张屏道：“这就是蒲氏女按下离卦后，升起的机关。天门，开。”

天门开？无味浑身一震：“直把天门开，送我归阙台？”

王砚哈哈一声：“不错。只把天门开，送我归阙台。天门，已是开过了。真是想不到，这水池中的阴阳双眼，是两根可升降的柱子。机关一动，就托着搁在柱子上的石棺升上去。所谓的天门，有趣！”

无味目瞪口呆，一脸茫然。旁侧侍卫向他再解释：“法师，按下离卦那里，顶上会先开一个洞，这两根柱子就会托着棺材升起来，升到到洞外头。小小机关，我

们侍郎大人一眼便看破了。”

无味舌头打结：“棺？什么棺？”

王砚呵呵道：“这还用问么，就是后来显灵，现在被供在庙里的石棺。”

无味眼前星光闪耀，只觉得更眩晕了。

张屏道：“如此，蒲氏女之死便就明了。数十年前，想得到和王宝藏的人抓住了蒲氏女，严刑拷打，与她一起进入这殿内。蒲氏女按下了离卦机关，升起石柱。”

而后她喝下水银，打破水银罐，想和案犯们同归于尽。可惜案犯们用硫磺压住了水银，顺利地离开了，带着她的尸首，回到了地上。

“他们打开了石棺，把升出石棺的地方和井下的通道封住。石棺太过沉重，不好藏，他们就把女子的尸首放进棺中，竖着丢进井里。”

又数年后，地面上的屋子被分给了村户焦二，石棺又在挖井时被发现。

无味摸摸鼻子，嘀咕：“但是……贫道还是想不明白，为什么要做个机关，把棺材升上去？”

兰珏打量四周：“这整个玄宫就很古怪。门前石碑有恐吓之意，然而整个地宫之内，并没有什么厉害的机关暗器。”

便是寻常富户的墓葬，稍有规格的，都会有些防盗的机关。

此玄宫却是看似玄之又玄，内里简单空荡，让人有种莫名的空虚。

张屏看向无味：“师兄，带盘了吧。”

无味赶紧从随身的小袋掏出一块罗盘，托在手中，定睛一看，立刻失声大喝：“有鬼！”

罗盘上的指针跳动颤抖，左右摆动着。张屏从无味颤抖的双手中接过罗盘，向前走几步，又停一停，再朝左走几步，又停一停。

王砚环视周围：“看来这殿内有磁石。”吩咐侍卫拿来一把铁钥匙，用绳索拴住，自提着，也在殿内走走停停。

铁钥匙没有明显被吸附的现象，只在某些地面、墙壁、阴阳池的黑池边，稍有吸感。张屏手中的罗盘指针，却在各个方位都抖动摇摆，不能停顿。

王砚饶有兴趣地环视四周：“如此看来，磁石必是隐藏在了石壁后，些许打磨成粉，涂抹在缝隙中。”

兰珏道：“听闻有些机关须用磁石，殿内石门开合，还有这两根千斤石柱平地升起，其内机关转动，或有磁石之力。”

张屏踱到墙壁边：“下官觉得，再到下面看看，能判断得更准确些。”

王砚瞳孔一缩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众侍卫和无味亦齐齐看向了张屏。

兰珺道：“你觉得，这里还藏着另一间暗室？”

张屏向王砚一礼：“下官想让两名侍卫先退到门外，望大人准许。”

王砚一点头，就近点了两个侍卫退到石门外。

张屏径直走到坎卦墙边，抬手推了推灯柱火盆下的莲花托，那托竟缓缓转动，张屏再往地面卦象上按了几下，整间殿的地突面然抖动，阴阳池黑色池身缓缓沉下，露出一道梯的顶端。

几名侍卫迅速奔到洞口边，向洞中降下一盏灯笼。

王砚盯着张屏，目光锐利：“你是根据这两根石柱没升起时是缩在地下的，断定这间殿的下方是空的，或还有一间殿。而离坎两卦相对，离卦乃升，坎卦便落。按下离卦，石柱起，穹顶开。如果想打开地下的殿门，就是按坎卦了，对否？但你又如何知道灯托该转几圈？”

兰珺亦望着张屏，方才张屏旋转灯托时，他也留意数了数，一共转了八圈。

“如果你是按卦象对应数字来转动灯托，坎卦那里不应该是八圈。”

八这个数字，在先天八卦中是正北方位的坤，后天八卦中对应是东北方位的艮，都和坎卦没有关系。坎卦在先天卦中方位为西，对应数六，后天卦中方位是北，对应数是一。

张屏垂下眼皮：“回大人话，下官发现这殿中方位可能是错的，便推算了一下本来应该的方位。”他从侍卫手中接过灯笼，照亮坎卦处，“大人请看。”

兰珺走到近前，石砖虽被涂成了坎卦☵，但凹下去的形状竟然是☷，坤！

“地面上的卦象都是由九块小石砖组成，只是朱红的颜色让人忽略去察看其中的缝隙，直接相信所绘的图像。”

被棺中女子按下的机关，卦象上所绘是离卦☲，可陷下的却是直直的一道，☳，乾。

乾，对应着天。

无味咬指嘀咕：“我真晕了，为什么要这样搞呢？”

张屏道：“因为这些卦象随时可变化。这间石殿的地面和墙壁，原本都会转。”

无味倒抽一口冷气：“会转？”

张屏看向穹顶：“但此时转不了了，已被机关卡住了。”

他从衣袋里取出了一枚鸡蛋，将大头向上，缓缓转动。

“假如这上半颗便是石殿，原本机关一动，它的石壁便能这样转。”

张屏再敲碎蛋顶的壳。

“但，石柱升上来后，放置石棺的石床卡在这里，它就转不动了。”

无味盯着鸡蛋，舔舔嘴唇：“可，为什么它要转？”

张屏举着鸡蛋，肃然道：“转，是机关。”

王砚看看周围：“本部院被你转得也有点糊涂了。”

兰珏温声道：“张知县的意思大约是，此殿本是个颠倒迷魂阵。与书中所载八卦迷魂阵类似。只是八卦迷魂阵是用阵法困住人，使得人分不清东西南北，难辨生门死门。而此殿则是用磁石和错卦混淆方位，再以机关之力，旋转墙壁地面，困人在其中。”

张屏双眼亮亮地望着兰珏。王砚挑挑眉：“听来是很精密，然在此案中，并没有什么用处。既有如此机关，那棺中女子，何必还要砸水银，扔瓶子？直接转一转，把案犯困在这里，拼个同归于尽，饿死他们不就成了？”

张屏道：“她必须按下那个机关，关上另一扇门。但她放弃启动其他机关的机会，选择这样做的原因，下官还不知道。”

王砚盯着掏出一张纸把鸡蛋包起来的张屏：“你所说的关上另一扇门，肯定不是指此殿的石门吧。”

张屏躬身：“回禀大人，门，在下面。有开，必有合。”

王砚微微眯起眼：“你带了几个煮鸡蛋？”

张屏一愣，无味扯扯他袖子，张屏从衣袋中取出另一枚完好的蛋，双手奉上。

王砚拿过鸡蛋，在侍卫的刀柄上敲了敲，剥开。张屏又取出一枚蛋，奉与兰珏。兰珏含笑接过。张屏再掏出一个纸包，里面是三个包子。他看看众侍卫衙役，一侍卫忙道：“大人请自用吧，卑职们不饿。”

王砚咽下一口蛋：“你带的干粮还真不少。赶紧吃，吃好了再下一层。”

通往下一层地宫的梯甚窄。

梯身乃铁铸，分五段，折转而下，以转轴相连。阴阳池升起时，它便拉收，降下时，自然折叠伸展成梯。

这等精妙，令见识少的无味惊叹咋舌。而后，又有更多东西让他目瞪口呆。

大小齿轮石坨遍布地上墙壁及顶处，被粗细不等、铁丝拧成的绳索纵横连接。中央一座大石台，托着上一层石殿的两根石柱。圆柱形的、轮盘状的、球体的，形形色色，各种各样，他叫不出名的玩意儿。

王砚负手四望：“这跟蜘蛛网似的，我看着有点晕，佩之能瞧明白么？”

兰珏道：“惭愧惭愧，机关构造，我当真是一窍不通。”

殿内一侧墙壁上，赫然还有一个门洞，通往另一间大殿。王砚挑起半边眉毛看向张屏：“这就是你说的门？可没关上哪。”

张屏躬身：“回大人话，那里是上方有铜像的外殿下面。下官所说的门，应在这两面墙上。”

他示意正对石台的两边墙壁，施礼请示，走到一侧石壁边，摸出一包细白草灰，沿着石壁下方洒了一些，匍匐在地，对着灰吹气，再爬起来走到正对这方的石壁旁，再洒，再吹。细灰的痕迹与方才的那堵墙出现了不同，有些许进入了肉眼难辨的缝隙，显现出痕迹。张屏又向侍卫讨了一个灯盏，将灯油沿着痕迹处倾出，油慢慢渗进那处痕迹中。

“门就在这里。”

众人都凑到近前，王砚抬手在石壁上推了推，张屏道：“大人，此门放下，应是无法打开了。”

王砚继续打量石门，已明了这个机关的原委。

那死去的女子按下了机关，穹顶上打开一个洞，必然就有一块石板落下。这就是张屏所说的，有开，就有合。

石柱升起，托出那口假石椁，都是转移注意的方式。就如同抛出一根骨头引狗群去追，用石椁将案犯们引回地面，令他们完全想不到这个机关是为了关门。

那女子没有发动其他的机关，应该也是为了顺利关上这扇门。转动的地面共有八个方位，对应会转动的石壁的八个方位，能生出许多种组合。发动迷魂阵后，再调到适当的位置开启这个机关，太费时间，太冒险。

根据穹顶推测出这种种其实很简单，只是他当时被殿内其他分去了注意，匆匆查过，又让姓张的小子占了先招。

王砚敲了敲石壁：“敲断那两根柱子，撬出卡在上方的石台，此门便可撬起。”

张屏道：“大人的方法甚对，但这石门重逾千斤，撬起不易。”